

说“肚仙”

崔山佳

(浙江财经学院 中文系, 浙江杭州 310012)

提要: 宁波方言中, 有“肚仙”一词, 意思是: “女巫, 能召死去的人使入腹中与活人问答, 装神弄鬼以骗取钱财的。”明代白话长篇小说《禅真后史》中有 10 多例“肚仙”, 与宁波方言的“肚仙”意义上有不同之处: “女巫, 能召所谓的‘仙’使入腹中与活人问答, 装神弄鬼以骗取钱财的。”从“肚仙”此词的理据来看, 也是入腹、附体的是“仙”比入腹、附体的是一般的“死者”或“亡灵”来得准确。宁波方言中的“肚仙”一词的解释, 应该是《禅真后史》中“肚仙”一词的引申。

主题词: “肚仙” 溯源 辨义

两本《宁波方言词典》都收有“肚仙”, 只是李荣先生主编^[1]的一本收的是“肚仙婆”: “女巫, 谓死者能入其腹附其体与亲友对话以此迷信活动赚取钱财。”朱彰年等先生编著^[2]的收了“肚仙”: “女巫, 能召死去的人使入腹与活人问答, 装神弄鬼以骗取钱财的妇女: 关~。”《阿拉宁波话》^[3]中也收有“肚仙”: “女巫, 能召死去的人使入腹中与活人问答, 装神弄鬼以骗取钱财的: 关~。也叫‘肚仙婆’。”

好多方言词典未收“肚仙”, 如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^[4]、《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》^[5]、《吴方言词典》^[6]等。

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^[7]收有“肚仙”: “旧指能召来亡灵与生者对话的女巫。”词典中说明方言点只是吴语: 浙江宁波。例子中也只引《宁波歌谣一束》: “九窟龙, 十字桥, 弯转讲肚仙。”

笔者发现, 明代白话小说《禅真后史》中用了十多个“肚仙”, 但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, 好多近代汉语方面的词典也未收, 如许少峰的《近代汉语词典》^[8]、高文达主编的《近代汉语词典》^[9]等。《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》^[10]号称所收词语出自 100 部小说, 其中就有

[1] 李荣主编, 汤珍珠、陈忠敏、吴新贤编纂, 江苏教育出版社, 1997 年 12 月版。

[2] 朱彰年、薛恭穆、汪维辉、周志锋编著,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1996 年 5 月版。

[3] 朱彰年、薛恭穆、周志锋、汪维辉编著,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1 年 8 月版。

[4] 闵家骥、范晓、朱川、张嵩岳编, 上海辞书出版社, 1986 年 5 月版。

[5] 闵家骥、晁继周、刘介明, 浙江教育出版社, 1991 年 5 月版。

[6] 吴连生、骆伟里、王均熙、黄希坚、胡慧斌编著,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1995 年 8 月版。

[7] 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, 中华书局, 1999 年 4 月版。

[8] 团结出版社, 1997 年 1 月版。

[9] 知识出版社, 1992 年 3 月版。

[10] 吴士勋、王东明主编,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 1992 年 5 月

《禅真后史》，但也是未见“肚仙”。这也难怪，因为上面已经说过，在现代汉语里，“肚仙”是个方言词语，是吴方言，再缩小范围，是现代宁波方言中有这种说法，怪不得操北方方言的人，在处理这些词语的时候，就干脆回避了。

笔者又发现，《禅真后史》中的“肚仙”并不是上面所说的召来一般的“死者”入其腹，附其体，而是“大仙”入其腹，附其体，如第十七回“问肚仙半夜有余，荐医士一字不识”中有这样的话：

(1)张氏道：“……我寒家敝邻徐妈妈，腹中有仙，能言过去未来休咎，极是灵感，不如接彼占问决疑，然后行事，婶婶以为何如？”

此例很清楚，她肚中不是一般的死者，而是有“仙”。

再看“肚仙”的例子：

(2)即令一个癞头使女，名唤白雪，提一盒子菜蔬，进城里探望父亲张佛匠，就分付接了肚仙徐妈妈同来。(第十七回)

(3)白雪提了盒儿，取路奔入城里，却好晌午时分，见了张佛匠，交与盒中之物，次后到徐肚仙家里来，说大娘特来相请。(同上)

(4)此时瞿瑛弟兄俱往庄上催租，聂氏预先接在房中，直待更阑人静，张氏才焚起一炉香来，请问肚仙家宅吉凶。肚仙支吾絮聒了一会，方说出家庭事务，讲道：“你家阴德好，家门正当发迹，况阳基阴宅皆利，只是尔香火前的得炉尘垢堆积，似乎足上有些损坏，神佛不受供养，主阴人疾病而多恚气。”(同上)

(5)肚仙道：“这也罢了，你家灶上烟柜中，放了甚么辛辣不净的物件，主女眷们心事不宁，恍恍惚惚的过了日子，非气是气，不恼也恼。”(同上)

(6)肚仙道：“何如？快快取出了。还有一件，天井中的阴沟被污泥淤塞不通，少年女眷不患腰疼脊痛，必染白带红淋；男子主遗精白浊、疮毒血光。”(同上)

(7)肚仙笑道：“何如？大娘子不用心焦，我有一样丹方传与你吃，即刻见效。”张氏道：“这等更妙。”肚仙道：“取那土墙上野苋菜，不要见水，干帕子抹净了，和糯米煮羹吃，绝好的海上神方。”张氏道：“承教了，学生也用过了，吃下愈加小腹作痛，白带仍然不止。”肚仙笑道：“这样说，那丹方是无用的了，药既不灵，药金返璧。”张氏道：“休得笑话，且讲正经的事。”肚仙道：“正经的话，目下府上有一桩财谷的喜事到临。”聂氏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肚仙道：“二位娘子，静夜中曾听见鼠数铜钱么？”张氏道：“不要提起这些怪物，搅的人不得安睡，每夜五更时，只听得浙洒索索的叫，好不耐烦。”肚仙道：“这灵鼠多分在西北方数钱呢？”聂氏道：“果然是西北方聒噪。妈妈，这仙人何故就知有财谷之喜？”肚仙道：“西隅属金，故为财；北向属水，水能生木，故为谷。……”(同上)

(8)肚仙道：“适才报的财谷，犹是寻常，还有一桩至紧的事体，报与二位女菩萨知道。奈吾仙谭了半夜，止啣得两瓯清茶腹中饥饿，待吃些甚么东西才好讲话。”张氏忙摆出蔬菜果品点心之类，一齐吃了，从新焚香点烛，请求肚仙再言祸福。(同上)

(9)只听得咽喉下咽咽地声响，肚仙道：“汝家后园桑树上有阴阳二鬼，张弓挟弹，打入门来，为祸不小，家下若有怀孕妇人，急急禳遣方好，不然合家长幼皆有大难。”张氏惊惶磕头礼拜，求赐祈禳之术。肚仙又道：“解释甚易，汝不吝财方可。”张氏、聂氏一齐恩

问,肚仙道:“吾神倦矣暂退,欲知备细,但问吾弟子便是。”徐妈闭目静坐一会,立起身道:“大仙已退,老身告辞。”张氏扯住道:“妈妈且慢着,适才大仙言桑树上阴阳二鬼作祟,求妈妈禳遣则个。”徐妈道:“方才大仙与我说,贵府有一怀孕妇人,怨气冲天,不知何故,请二位娘子明言,方有禳遣之法。”张氏将瞿天民收留阿媚,因而有妊:“不瞒妈妈说,我与婶婶心怀不平,特接老妈妈降仙明示,决我二人之疑。”……聂氏道:“方才大仙说:汝家孕妇怨气冲天,主合家长幼有难,急宜禳遣。妈妈又讲这冰冷的话来?”徐妈道:“大仙言二鬼作祟,孕妇降灾,疑是外姓人也。今阿媚如有孕,此系员外骨血,我老身是靠佛天吃饭的,怎好行那伤天理的勾当?”(同上)

上面例子中,在徐妈成为“肚仙”时,称她为“肚仙”,而当她还原为“人”时,就称她为“徐妈”了。同时,在对话中,好几处说到“大仙”、“仙”、“神”,也就是说,“肚仙”所说的话,都是“大仙”所说的话,这个“徐妈”只是“大仙”的代言人。再看现在宁波方言中的“肚仙”,她所召来的只是一般的“死者”、“亡灵”。两种“肚仙”是有区别的。笔者联想到,太平天国中的杨秀清,需要的时候,他所召来的也不是一般的死者,而是“上帝”,他是“上帝”的代言人。所以这个时候,洪秀全也要听他的话。电视剧《太平天国》中有这样一个镜头:有一次,杨秀清在为“上帝”作代言人时,逼迫洪秀全要封他为“万岁”,洪秀全也答应了。为此,杨秀清沾沾自喜,而那个“女状元”反而劝他收回这个“命令”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但结果是杨秀清没有听她的忠告,最后是身首异处,暴尸街头,还没人敢来收尸。

再看一些例子:

(10)徐妈道:“……又自算计道:救人须救彻,我这靠肚仙的荐头有限,又传他个方子,令他办了礼物到那占卦的詹师长、卜龟的吴先生、城隍庙孙道士、观音庵洪长老,四处吹嘘这狗呆,一二年之间,行起时来,好不生意茂盛哩!……”(同上)

(11)再说聂氏当夜思量肚仙之言,历历有验,倘阿媚果然生子,有损于我,怎么是好?(同上,第十八回)

(12)又见公公将瞿琰寄养于刘宅,心怀不平,那一日怨气未泄;复想起日前听肚仙打胎之说,反被全伯通诈去若干银两。(同上,第十九回)

从上面的众多例子看来,《禅真后史》中的“肚仙”确实与现在宁波话中的“肚仙”有一些区别,也就是说,这里的“肚仙”身上附的是“仙”,不是一般的“死者”或“亡灵”。下面还有这样的话:

(13)徐妈道:“……今年二月间,菜衙里奶奶接我去问仙,正进门,只见那厮坐在厅上,与做官的讲话。我往侧厅里进去,奶奶道:‘用了午饭问仙。’”(同上)

这再次证明,入腹、附体的不是一般的“死者”或“亡灵”,而是“仙”。

方汝浩虽然是明末人,生在封建社会里,但在字里行间,他不信“肚仙”这一套,因为小说中有这样的话:

(14)徐妈妈留住吃点心,一心陪着吃茶指东话西,打探瞿家事体。这妮子省的甚么?将家下若大若小、长短阔狭,备细的说了。(同上)

正因为徐妈妈已经从白雪口中探得了瞿家的事体,已经心中有数,所以后来她所说的话句句很准,“历历有验”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,方汝浩是不相信“肚仙”这种人的,是不相信这种人

所说的话的。这在当时来说,应该是了不起的。

绍兴话中有“肚里仙”的说法,意思为“未卜先知”,是动词。看来与宁波话中的“肚仙”是有一定的内在关系的,因为绍兴离宁波很近。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收有这个“肚里仙”。

这“肚仙”与“跳大神”似也有联系,《汉语大词典》收有“跳大神”：“旧时巫师假装神仙附体,来回跳跃,伪称能驱鬼治病。”例子有二：

(15)唐抓子老婆闹病,请跳大神的,给黄皮子磕头。(周立波《暴风骤雨》第一部二)

(16)王克俭看见好骂呀,跳大神一样把它们驱逐了。(柳青《种谷记》十七)

看来,“跳大神”是男的,而“讲肚仙”是女的,但实质是一样的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还收有“跳二神”：“旧时巫师装神弄鬼的迷信活动。跳二神为跳大神的巫师的助手。”例子有：

(17)他不种地,是活不干,靠风吃饭。逛道儿,喝大酒,看小牌,跳二神,都有他的份。(周立波《暴风骤雨》第二部十七)

看来,这“跳二神”的也是男的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还收有“跳神”,义项有二,其一是：“旧时民间治病的一种迷信活动,女巫或巫师装出鬼神附体的样子乱说乱舞,认为能给人驱鬼治病。”例子有二,如：

(18)大都街上多有泼皮厮打底跳神师婆,并夜聚晓散底,仰本部文字禁断。(《元典章新集·刑部·禁聚众》)

(19)济俗:民间有病者,闺中以神卜。倩老巫击铁环单面鼓,婆婆作态,名曰“跳神”。(清·蒲松龄《聊斋志异·跳神》)

从解释和例子来看,应该说这“跳神”同上面所说的“肚仙”也很接近,只不过这“跳神”的,既可以是男的,又可以是女的。我们在琼瑶的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第二部中,也就看到过“跳神”的镜头,装扮“跳神”的也是既有男的,也有女的。

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还收有“跳同”：“女巫；巫师。”也是吴语,但它是浙江温州话。也收有“跳端公”,义项有二,其一是：“跳神。”是西南官话,如云南水富、四川成都。

方言是很奇怪的语言现象。这么多方言点,宁波话从古代白话小说继承了“肚仙”这一说法(意义虽然有所改变),但别的方言在相同的意思上,却继承了别的说法,如温州话和宁波话,都是吴方言,但说法就不一样。

从“肚仙”此词的理据来看,也是入腹、附体的是“仙”比入腹、附体的是一般的“死者”或“亡灵”来得准确。看来,宁波方言中的“肚仙”一词的解释,应该是《禅真后史》中“肚仙”一词的引申。

参考书目：

《禅真后史》，明方汝浩，见《明代小说辑刊》第一辑第4册，巴蜀书社，1993年12月版。

崔山佳，男，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